

香港

二十八总督



张连兴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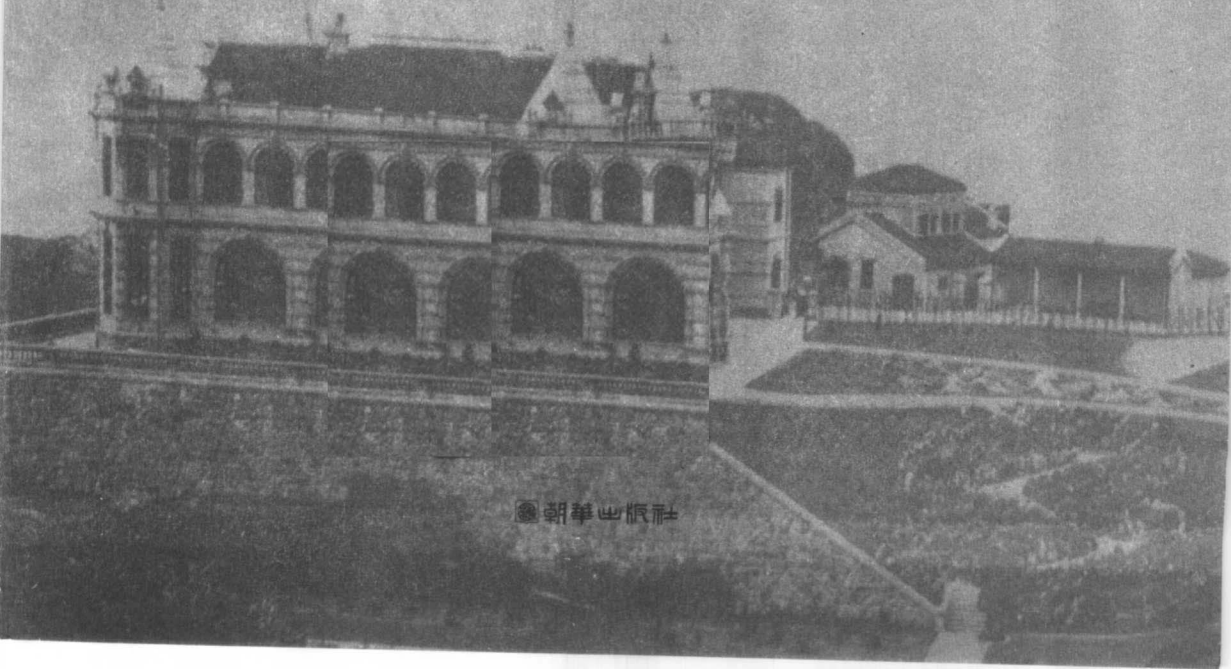
朝華出版社

香港 二十八总督

THE 28 BRITISH
GOVERNORS
OF HONG KONG

| 张连兴◎著 |

图朝華出版社



图书再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港二十八总督/张连兴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07. 6

ISBN 978 - 7 - 5054 - 1743 - 4

I. 香… II. 张… III. ①总督—列传—香港 ②政治制度史—史料—香港—1843 ~ 1997 IV. K827 D676. 5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5671 字

香港二十八总督

作 者 张连兴

出 版 人 郭林祥

选题策划 郭林祥 杨 彬

责任编辑 王 磊

责任印制 赵 岭

封面设计 黄元琴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 68433141(编辑部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印 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 字数 450 千字

印 张 28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743 - 4

定 价 39.80 元

F序言

Foreword

1997年7月1日，我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，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，即将湔雪。香港就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。也就因为这样，香港的历史成了众多人十分关心，希望有所了解的题目。

香港自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夺的那天起，其统治者就是港英当局，最高权力代表就是总督。总督秉承英国皇室、英国统治阶级意旨，忠实于英国政府的政策，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，其最高使命是为英国政府攫取最大的财富。同时，也把香港变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前沿基地。总督的地位在当地是至高无上的。他们在本国、在西方是口不离民主的头面人物，在香港、在东方则是侵略成性的老牌帝国主义的象征。他们用残酷手段、严刑峻法压制中国人民，不许反抗，或者根据形势变化采用怀柔政策来保持住殖民统治秩序；他们同时也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方针，兴建一些基础设施，为香港繁荣创造条件。香港发展成为今天这样规模、地位的国际自由港，不是凭他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实现的；从香港往英国输送出滚滚财源，使英国统治阶级如愿以偿，是和他们的活动分不开的。作为个人，他们多半很渺小，作为总督和政客，即作为统治阶级掌握权力的代表，他们显然又不应当受到忽视。

关于香港历史的书传，可谓汗牛充栋。张连兴同志的《香港二十八总督》一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和视点，来阐述百年来香港的历史，迄今尚属仅见。

英国占领香港150年中，共派出总督28位。他们在任的时间长短不一，周围环境不同，有重在保护既得利益的，有积极进攻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。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异，又更有作为殖民统治的共性。《香港二十八总督》书中，对那些总督的生平，按照他们的在任顺序，把不同时间里香港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宗教、政制、生活、律例、风土人情，以至历史掌故综合叙述在一起，横摆着看是一系列人物传，竖起来看，是一部香港通俗史，别具一格。

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，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实行的。香港回归后将

实行一国两制。两制，一制是香港地区的资本主义，一制是内地的社会主义。它集中反映了香港从沦为英国殖民统治到今日回归祖国的150年间中国真正的沧桑巨变。清政府为什么被迫把香港割让给英国？就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腐朽，国势衰弱，失去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力量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，对于收复香港问题不但没有提出，而且一开始就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各项条约。为什么？国家衰微，没有力量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，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只提出收回九龙租借地，不敢涉及香港岛，但那也无人置理。为什么？中国四分五裂，更加衰弱了。

抗日战争爆发，中国全民奋起抗战，赢得世界刮目相看。其间，蒋介石也有心乘机收复香港，并一度表示，如果英国不答应归还香港，国民政府就同它签订修改废除治外法权等条约。尤其是1945年日本投降，身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，完全有权派兵赴港接受日本的投降，但终于眼看着英国军队远涉重洋，来港受降，蒋介石也不敢抗争。收回香港，到底落了空。为什么？依然是中国没有力量。英国看准了，蒋介石掌握的军队不少，但反共心切。他不但不会用武力来收复香港，相反，他还必须靠外国的支持，在国内发动反对人民的战争，来保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。抗日战争中，蒋政权下的中国，所谓“四强之一”，徒然虚语耳。新中国代替旧中国，故国新生，大踏步走上复兴的道路。香港得以收回，就是由于今天中国是在复兴的道路上行进。恢复行使香港主权，本来只是中国人的事情，或者再加上英国的关心。如今是世界上广泛注目，俨然是一件世界性大事。绝大多数人热烈赞扬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，少数人心里不痛快，耿耿于怀，但也说不出口。这决非偶然，因为它是由当今中国历史走向起作用的。人们所以要了解历史，是可以从它的演变中得出相应的认识。香港回归可以从各方面去认识，但是归根到底，我以为不外乎几个大字：社会主义，改革开放。

上述一些事实，与《香港二十八总督》内容有关。写在这里，或者有可供读者研究参考的地方。

刘大年

1997年3月31日

C 目录

Contents

序言 // (刘大年)	1
第一任 // 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 (1843 年 - 1844 年)	1
第二任 // 戴维斯 John Francis Davis (1844 年 - 1848 年)	15
第三任 // 般舍 Samuel George Bonham (1848 年 - 1854 年)	35
第四任 // 宝灵 John Bowring (1854 年 - 1859 年)	49
第五任 // 罗便臣 Hercules Robinson (1859 年 - 1865 年)	65
第六任 // 麦当奴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(1866 年 - 1872 年)	81
第七任 // 坚尼地 Arthur Edward Kennedy (1872 年 - 1877 年)	97
第八任 // 轩尼诗 John Pope Hennessy (1877 年 - 1882 年)	107
第九任 // 宝云 George Ferguson Bowen (1883 年 - 1885 年)	119
第十任 // 德辅 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(1887 年 - 1891 年)	129
第十一任 // 威廉·罗便臣 William Robinson (1891 年 - 1898 年)	141
第十二任 // 卜力 Henry Arthur Blake (1898 年 - 1903 年)	153
第十三任 // 弥敦 Matthew Nathan (1904 年 - 1907 年)	167

第十四任 // 卢押 Frederick Lugard	
(1907 年 - 1912 年)	179
第十五任 // 梅含理 Francis Henry May	
(1912 年 - 1919 年)	191
第十六任 // 史塔士 Reginald Edward Stubbs	
(1919 年 - 1925 年)	201
第十七任 //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	
(1925 年 - 1930 年)	217
第十八任 // 贝璐 William Peel	
(1930 年 - 1935 年)	227
第十九任 // 郝德杰 Andrew Caldecott	
(1935 年 - 1937 年)	237
第二十任 // 罗富国 Geoffry orthcote	
(1937 年 - 1941 年)	243
第二十一任 // 杨慕琦 Mark Young	
(1941 年 - 1947 年)	253
第二十二任 // 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	
(1947 年 - 1957 年)	267
第二十三任 // 柏立基 Robert Brown Black	
(1958 年 - 1964 年)	287
第二十四任 // 戴麟趾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	
(1964 年 - 1971 年)	299
第二十五任 // 麦理浩 Murray MacLehose	
(1971 年 - 1982 年)	311
第二十六任 // 尤德 Edward Youde	
(1982 年 - 1986 年)	329
第二十七任 // 卫奕信 David Wilson	
(1987 年 - 1992 年)	347
第二十八任 // 彭定康 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	
(1992 年 - 1997 年)	367
香港大事记	397
后记	437
参考文献	439

第一任 璞鼎查

Henry Pottinger



璞鼎查（1789～1856），亦称砵甸查、砵甸乍、波廷杰。英国人。年轻时随海军至印度，参加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活动，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战争中晋升为海军少将，并被封为男爵。1843年4月5日到港正式任职，1844年5月离职，任期一年。是二十八任总督中任期最短的总督。

璞鼎查港督任期虽短，但在港时间并不短，参与香港事务不少。他1841年即到香港，与香港的关系非同一般。率英军北上，与中国人打了一

场“鸦片战争”的主事者，是他；逼迫清政府签订《南京条约》的英方代表，也是他。他被任命为港督后，同时兼任驻华全权代表及商务总监等职务。从他开始，香港成了公开的英商鸦片贸易场所及鸦片的贮藏、转运的主要中转站。璞鼎查离港以后，曾先后任英国在好望角总督、印度马德拉斯总督。1856年死于马耳他。

璞鼎查是英国侵占香港后的第一任港督，人称“开埠港督”。按照《英皇制诰》和《皇室训令》规定，港督是英国女王在香港的代表，是港英政府的首长。拥有指导香港政务的最高权力，并且是行政局、立法局的当然主席，兼任驻港英国三军总司令，享有港府文武百官均须服从的权威，但是，港督必须完全听命于英国女王和英国政府外交与联邦事务大

臣，对香港的管治必须符合英国的利益。

强占香港岛

中国人对义律很熟悉，对璞鼎查比较陌生。因为人们熟悉鸦片战争，敬仰林则徐。义律多次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，以至挑起鸦片战争。其实，璞鼎查与义律一样，在鸦片战争中扮演了一样的角色，是他们两人一前一后带领英国军队完成了鸦片战争，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侵犯。

璞鼎查是接任义律而来香港的。1836年12月，英国政府任命查理·义律为驻华商务总监督，办理及维护英国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贸易。1839年1月3日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，到广州查禁鸦片。义律闻讯后通知英国商船开往香港，策划反抗禁烟。7月7日，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酗酒，打死村民林维喜，中国要求英方交出凶手，义律拒绝。并且阻止英商具结，反抗禁烟。林则徐于是下令驱逐广州和澳门的英商，断绝对英商的食物供应。9月，义律带领英国兵船“倭勒基”号和“多寻资”号袭击外九龙炮台，被中国守卫官兵击退。

1840年4月，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。随后英国女王命令义律率领英军1.5万人向中国进发。6月英国兵船抵达珠江口，封锁广州海面，挑起了鸦片战争。义律绕过林则徐在广东的严密防守，率军北上，7月5日攻占定海；8月9日，英舰迫近天津；8月15日向清政府提出赔偿烟价、割让岛屿、偿还商款等要求。

1840年9月，清廷下令将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革职，由直隶总督琦善接任两广总督，指令琦善拒绝英方提出的要求，要求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。琦善抵达广州与英方交涉，拒绝割让香港岛，只讨论赔偿烟价。1841年1月6日，义律发出最后通牒，限清政府次日晨8时回复。7日，义律不等琦善回文，便命令英军占领虎门外的沙角和大角炮台，中国水师在提督关天培率领下，奋勇抵抗，英军遭到沉重打击。

琦善复照英方，若退还定海、沙角等处，他可奏请道光皇帝在珠江口外给予一所寄寓。1月14日，义律提出割占香港和九龙尖沙咀。琦善答应只能选择一处“寄寓泊船”，待英方选定后，再上奏皇帝。1月20日，义

律突然单方面宣布，已经与琦善达成“协定”，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国。1月26日，英军强占了香港岛。1月27日~28日，义律为了迫使琦善承认其侵占港岛为合法，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，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“穿鼻草约”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。1月30日，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清廷，谎称义律已与琦善商定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。4月1日，英军在香港岛张贴告示：“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，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，已有文据在案。是以香港等处居民，现系归属大英国王之子民”。义律硬把琦善在英军炮口逼迫下，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后，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，说成已“有文在案”。将“寄寓泊船”变为割占，将“代为奏恳”说成是“议定诸事”。

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，道光极为震惊，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。2月1日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，率军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。随后道光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，其中一道御旨称“至该逆所占香港，务须设法克复，使该逆永绝窺伺。”奕山的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，但全部是陆军，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，根本无力进攻港岛。1841年5月18日，英军进攻广州，清军大败，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。义律逼迫奕山订立“广州和约”，在一星期内交付600万元赔款，并把清军撤出了广州城。

璞鼎查率军北上攻打中国沿海城市

就是在这关键时节，璞鼎查取代了义律，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，来到中国。

璞鼎查是一个职业军人，当时正在印度服役。刚刚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大显身手，被晋升为海军少将，正踌躇满志。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，征服过阿富汗的璞鼎查，就是再度征服中国的最佳人选。于是1841年6月5日，巴麦尊给璞鼎查一道训令，提出“要据有香港岛，该岛对岸及岛上停泊所构成威胁的防御工事、火炮及驻军，应销毁或撤退”。璞鼎查8月12日到香港，在香港只停留两天，即率领军舰26艘，士兵3500人，沿海北上，攻打中国北部沿海港口。首先侵入厦门，10月，又进犯定海、宁波。在宁波抢走银元、丝绸、粮食无数，勒索军费120万块银元，掳走大

批妇女。璞鼎查继续率军骚扰杭州、奉化、慈溪，占据乍浦，烧杀劫掠，无恶不做。

璞鼎查指挥军队攻打中国沿海城市，不在香港期间，由庄士顿以副商务监督身份代璞鼎查执行职权。当时英国只留有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。道光以为英军主力北上，港岛空虚，便告诫奕山“设法收复香港”。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，已领教英军实力。他认为当今之计，只有严守陆路，以防焚掠而已。尽管道光一再谕令收复香港，但是广东方面依旧隐忍苟安，不图攻剿。英军攻陷定海、宁波等地后，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。道光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，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，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，准备一举击败英军，收复失地，并再次谕令奕山等，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、香港空虚之际，即行剿洗，收复香港。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，扬威将军遁逃杭州。

1842年璞鼎查返回香港，开始亲自处理香港政务。

1842年6月，在璞鼎查的要求下，英国政府又从印度调来援军，扩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，继续凭借武力进犯长江口，攻陷上海、镇江。在上海6天，勒索赎城费50万银元。英军并在上海四郊抢劫。8月10日，英军大小兵船85艘直逼南京，停泊下关。英军到南京后又向两江总督牛鉴索取赎城费300万银元。南京告急，清政府急忙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赶到南京求和。

1842年8月29日，这是中国人民难以忘却的日子，这一天，中国近代历史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页，也掀下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专横残暴的印记。这天，耆英、伊里布、牛鉴代表清政府与璞鼎查在英船“康华立司”号谈判。璞鼎查开列出严苛的议和条款，并声明必须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条件，否则，继续刀兵相见。腐败的清廷，无能的耆英，在璞鼎查的逼迫下，只好在《南京条约》上签字。

谈判桌上

双方坐下来正式谈判是8月14日。地点选在离英舰停泊处不远的静海寺。是由英国人指定的，英国人嫌天热，军舰上坐着说话不舒服，于是上岸到静海寺。

关于这场谈判先后过程，麦天枢、王先明所著《昨天——中英鸦片战

争纪实》一书有生动的描述：

这天，头戴红缨斗笠的卫兵守在寺院门口。中方出场的是江苏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黄恩彤、四等侍卫咸龄；英方代表为秘书官麻恭、翻译官马礼逊。

双方握手相见后，在一张八仙方桌旁的四张太师椅上相对坐下来，除了随后简单对英方提出的草约作了一点探询性的讨论外，这次郑重其事的会谈主要解决了一件事：出示并确认双方的“全权证书”。

麻恭少校首先取出他个人的委任状，以证明他是被委任来代替璞鼎查进行正式交涉的。然后，麻恭又取出一份英国国王颁发璞鼎查的全权委任状，将它摊在方桌上，由翻译罗伯聘用汉语向中国代表宣读，并指给对方辨认和理解英国女王的签字和印玺。

轮到展示中方全权证书的时候，事情就要隆重或繁琐一些了：香案摆了出来，香烟燃了起来，中方代表和所有在场的随从们全部扑地九叩首之后，一位随从官员才取出一个黄绸裹着的小箱子，双眼注视着手中物，十分小心地慢步送到首席代表黄恩彤跟前来。

黄恩彤打开箱子，再打开里面的一个黄盒子，道光皇帝颁发耆英、伊里布、牛鉴的全权证书出现了。马礼逊上前认真地看了一番，回头用英语对他的同胞说：“是真的。”

第一次正式会谈，结束了。

随后双方代表的接触，主要由英国人准备条约文件，清廷一位钦差则忙于对和谈十分缺乏实质内容的应酬。8月20日上午，耆英等三人拜访璞鼎查。英军旗舰“康华立司”号上，一片“节日景象”：士兵们全都更换了崭新制服；卫队手执新式来复枪，成双行相对列于甲板的通道上；军乐大作，三声礼炮响过，英国全权大使璞鼎查、海军总司令巴加、陆军总司令郭富，由马礼逊介绍，迎接来访的中国客人。

主人把三位中国钦差让到军舰中厅的一张大沙发上，请他们品尝一杯“樱桃白兰地”，然后带他们在舰上参观。耆英对英舰上的很多东西发生兴趣，但为了尊严、礼貌，并不询问。伊里布年近八十，十分疲倦，面上露出内心的痛苦。牛鉴除了每次饮完白兰地酒表示满意外，并无任何表情。

参观之后，三钦差即离去了，连条约的事情提都没有提，事先有所准备的英国人叹曰：这似乎只是一次会见的典礼，而不是会谈。

在临走的时候，英国人提出由他们的医生为身体不适的伊里布诊看，

伊先是拒绝了，但随后见耆英问英人有无治牛皮癣的药并拿了药片，他就默默地接受了诊治和“洋药”，几天后他觉得很见效，又托人向英人索取。

8月24日上午，三声礼炮响过，四十多只小船满载英国人登岸，中国官员率领20只轿子和成群的轿夫迎接璞鼎查、巴加、郭富等进入静海寺。

这次会见，除了大吃大喝外，还额外地办成了一件事：耆英在席间提及扬州赎城费，璞鼎查答应将这50万元在第一批赔款中扣除。

8月26日，英方要求进行第三次聚会。地点在南京城内的江上考棚，最初耆英以大批英国卫兵入城恐发生居民反抗推辞，璞鼎查称只带随从数人而“不携一兵，以示无猜”，耆英便答应下来。

璞鼎查等在四营中国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和卫队护卫下迎进江上考棚，大部分时间依然在酒席上度过。

应该说，在各类交往会见中，中国人也为条约内容进行过不少的努力。最初得知英方的条约要求，伊里布还矜持了一下子：割地赔款，开口岸，这纯粹单方面的赚头太大了，“惟商欠可谈，余皆难准”。牛鉴认为“战费一层，名目不佳，当先驳去”。耆英则把握不准皇上的意思，三个人左右权衡不得主意。

但是，当英国人又威胁开打南京时，三大钦差立即具文连夜送往英舰，答应依英国人的条件为基础正式开谈。

中方代表们还在这样一些事情上枉费脑筋：日后正式签约，能不能不用皇帝的玉玺，而用钦差的“关防”，相持数日，最终还是由道光本人解决了。他倒不觉得允许用玉玺太丢面子，反而对此解释说：过去颁各贡国御书就是用“宝”的，这次再用也无妨。能不能把所索口岸中的省会福州改为泉州，英国人坚持不允。道光对这点小要求也便作罢了。能不能条约签字后就将英军从长江、上海、吴淞、舟山、镇海、厦门鼓浪屿全数撤走，经多番讨价还价，商定签约后长江舰队立即撤走，但舟山及鼓浪屿要等到条约内容落实，赔款如期付清后才能退还。

清政府以保面子为先，争银子争地为次。璞鼎查当然高兴，最终几乎全部如英国人的开价收盘。

按约8月27日双方会见，但是，时间已过，中方三钦差在静海寺相候多时，结果向称“守信”的英国人没有来。派人去问，说他们要进一步研究和审查条约文本，抽不出时间来，约定两天后会晤。

8月29日。关于结束历时三年整的鸦片战争的最后的仪式，在英军装有174门大炮的旗舰“康华立司”号上进行。

仪式进行的席位，设在军舰颇为宽大的中舱，正中一张圆桌，由璞鼎查、耆英、伊里布、牛鉴四人依次围坐，两旁的长凳上坐着级别较高的英国海陆军官，长凳后面，排列着装束整齐，将军帽捧在左手的英军侍卫。

被摊放到圆桌上的条约文本，一共有4份，每份都分别以中英两国文字缮写并精细地装订成册，英国人还仔细地將装订纸页的丝带的两头都粘在纸上，并加封火漆，据说是为了防止中国全权代表不敢将全文送呈皇帝，而将其中的某页取掉。

璞鼎查作了个礼貌又果断的手势，江苏布政使黄恩彤从随身携带的一个黄绸包裹的方盒中，取出了毛笔、墨盒、关防，由耆英、伊里布分别代表中国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并加盖印章。

璞鼎查签字结束，舱里舱外的欢呼声此起彼伏，整个英国舰队都在高悬的英国国旗下，呼喊他们的“女王万岁”。在这震耳欲聋的声浪中，璞鼎查邀请已经做完了英国人要求的一切的中国客人到前舱喝酒。或者是为了安慰一下他们恭顺又满脸暮色的客人，海军总司令巴加，举杯提议“为中国皇帝陛下的健康而干杯”。

一个当时在场的英国军官触景生情，写道：“中国皇帝的高于一切的统治，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。”然而，这些不留情面的征服者因此为中国带来的，哪里只是一个中国皇帝的不幸！

《南京条约》是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。条约的内容包括割让香港，勒索巨款，其中赔偿鸦片费600万元，商款300万元，军费1200万元，共计2100万元。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。英国可派驻领事，协定关税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。《南京条约》使中国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，中国人民一直反对这个可耻的不平等条约，并一直为取消不平等条约，收回香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至此，璞鼎查完成了义律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务，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领土、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野心。这就是英王为什么选中璞鼎查的原因所在。

台湾军民奋勇抗英

1841年8月，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北上进犯福建、浙江时，担心台湾军民从后面对英军夹击，便分出一部分舰只骚扰台湾，主动牵制。9月30日，英军运输舰“纽布达”号驶入基隆港，炮轰二沙湾炮台。清守军开炮还击，英舰桅杆中弹，狼狈败逃，在慌乱中触礁。侵略军纷纷落水，有的凫水上岸，有的爬上舢板逃窜，被守军当场击毙30多人，俘获133人，缴获大炮十余门，大小炮弹数十颗。清廷闻报大喜，下旨嘉奖守军将领达洪阿、姚莹顶戴花翎，其他有功人员一律赏赐。10月19日，一艘英舰驶到基隆港外，先挂红旗，继挂白旗，派人乘舢板入港，要求赎回被俘英国官兵，基隆守军置之不理。27日，英舰闯入港内，大炮齐发，轰坏炮台石堡和营房数处，台湾守军开炮还击，打死侵略军两名，英舰狼狈逃窜。战后清皇室赏给达洪阿骑都尉世职，赏给姚莹都尉世职。

1842年3月5日，英舰三艘在大安港外游弋窥探，清守军严行戒备，不出海作战。11日，英国二桅船“安因”号被我渔轮诱入土地公港，触礁搁浅，伏兵趁势发炮攻击，打死侵略军数十名，俘虏五十余名，缴获大炮十余门，鸟枪五杆，腰刀十把。这些武器都是英军在进犯浙江镇海等地时抢去的。战后，清皇室赞称其“大扬国威”，特旨赏封达洪阿太子太保銜，姚莹三品顶戴，其他官兵各有封赏。

经过三战皆受重创之后，璞鼎查看到，在短期内武力征服台湾守军已属不可能，便不敢再轻犯台湾。于是，英军便勾结一些沿海盗匪，在淡水、鹿港、彰化、嘉义、打鼓、郎轿等地海面继续进行窥探骚扰，以配合英军对我国大陆沿海的军事行动。

两次大捷俘获英军二百多名，经过兵备道姚莹审问取供后，奏请清廷发落。朝廷立即批复：“据奏称，该逆等罪大恶极，若解省讯办，洋面恐有疏虞，仍请在台正法，所见甚是，着即照议办理。”清皇在另一谕旨中又说：“取供之后，除夷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，其余各逆夷，与上年所获130余名，均着即正法，以抒积念，而快人心。”当时闽浙总督怡良担心这样处置，会引起英国报复，要求姚莹将这些英俘解省。姚莹断然拒绝说：“夷性畏强欺弱，我擒其人，久而不杀，是明示之弱也。”“两军对仗，势必交锋，非我杀贼，即贼杀我，乃先存思彼报复之念，何以鼓励士气

乎!”姚莹按皇上御旨，将139名英军战俘一律处死，只留颠林等英军九名头目和黄舟等汉奸两名暂行禁锢。璞鼎查闻讯，再三提出抗议。

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，在英国侵略军连续攻陷了厦门、定海、宁波、上海、镇江，进逼南京后，清政府被迫求和，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。这个不平等条约第八条规定，释放英军俘虏。英方派船长聂夫前去台湾安平索要俘虏，他得知大多数俘虏都已经处决，便向姚莹提出质问。姚莹理直气壮答复：“你们英国侵犯我国，双方正在交战，那有不杀俘虏之理？你们侵扰江浙沿岸，杀伤我官员，贻害我百姓，皇帝震怒，台湾军民人人愤恨，5日才把俘虏正法，但仍留下头目9人，已属格外开恩。”姚莹义正辞严，聂夫无言可答。

璞鼎查奸诈多计，针对清廷的昏庸，借机反诬抗英台湾爱国将士，硬说侵略中国领土的英军是避风进港的外国难民，被姚莹等杀害。他一面向福建地方当局提出抗议，一面发表声明，以停止换约，重新开战威胁清廷。当时主持和议的两江总督耆英，闽浙总督怡良等人，害怕和局破裂，一再奏请朝廷将姚莹、达洪阿解京讯办。清皇最初不同意如此做法，认为断断不可，即使实有其事，亦当另作处置。璞鼎查进一步大造声势威逼，扬言要立即驾大轮船亲赴天津。清廷慌作一团，急忙派怡良前往台湾查办。耆英也乘机再奏，指称姚莹贪赏冒功，杀害了“遭风难夷”，皇帝在内外压力下，下旨追问姚莹等爱国将领“欺君冒功之罪”。1843年2月，怡良到台湾传旨。台湾人民对清政府官员甘心媚外，惩办抗英爱国有功将领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，纷纷到怡良行营申诉抗辩，群众情绪激昂，几乎引起民变。怡良见局面不好收拾，只得草草结案。姚莹、达洪阿受到革职逮问处分，所有给予基隆、大安两役有功人员的奖赏一律收回。

耆英在这一事件中，与璞鼎查配合得异常默契。

利用投降派耆英

耆英是和英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的钦差大臣，事后，他在短短两年之间，又曾两度到达香港，自然也 and 这个不平等条约有关。耆英两次到香港，都是清廷不得已而派他去的。1843年的一次，是为璞鼎查所迫；1845年的一次，则是由于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的压力。

1842年《南京条约》订立后。璞鼎查回到香港，才吃惊地意识到，这

份由他们草拟而认真推敲签定的条约，“实际上只是个草约而不是条约”，许许多多属于他们的东西，还需要具体落实。比如，条约里笼统地提到贸易货物关税，应有“定安则例”，而这个则例，总不能由中国人说了算；条约规定开放五口，贸易通商无碍，可是英商去了，总得有个落脚之处，还得有安全自由的保障，等等。于是他催促尽快缔结更细的条约，以便付诸实施。

清政府派伊里布来广东与璞鼎查解决善后问题，耆英此时任两江总督。伊里布与耆英，同是《南京条约》议约时的中方代表，道光皇帝派他来解决善后问题，是合情合理的。不料璞鼎查却坚持要清政府派耆英为代表，拒绝接待伊里布。

道光皇帝对璞鼎查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很不满意，坚持派伊里布到广东与璞鼎查办理善后各事，但又怕得罪英国，于是派耆英向璞鼎查解释，璞鼎查根本不听。伊里布受命于1843年1月10日到达广州，约会璞鼎查。直拖至1月20日，璞鼎查答应与他在黄埔河面一艘英国炮舰上会面。但是，伊里布受到无理怠慢和苛求。

璞鼎查当即提出台湾事件问题，胁迫清廷按他的旨意进行处理。当伊里布提出商谈输税章程问题时，璞鼎查拒不和伊里布商谈，只留下马礼逊、罗伯纳候议。伊里布也只好委派黄恩彤、咸龄与其谈判。谈判中英方提出，英人要在“香港通市”，如此则“一切稽查偷漏、输纳税银，不是诸费更张。”谈判难以进行下去。

伊里布是奉命南下议订善后章程，由于璞鼎查拖延刁难，迟迟未能达成协议，无法向皇帝交待，因此忧愤成疾，最后病死于广州。

伊里布死后，璞鼎查本以为道光皇帝一定派耆英前来，不料道光皇帝仍然要留耆英在江浙，另派他人接任。璞鼎查见接任的不是耆英，异常不满，扬言要北上与耆英谈判一切。道光皇帝见他硬要耆英出来，只好让步，派耆英到广东。

为什么璞鼎查非要耆英来处理《南京条约》善后事宜，据史料记载，耆英一贯对英使低声下气，不敢有所违拗。

对于这样一个奴性十足的人，璞鼎查自然认为他是议约的最佳人选。

耆英于1843年4月16日自江宁出发，6月4日抵达广州。耆英抵广州时，曾有奏章向道光皇帝奏报，再三提到“粤中士民，志存报复”，告广东人民的御状，说他们是“不安定因素”。同时，也可看出当时广州人民的抗英之志不曾稍减。